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“虎”兵

■彭冰洁



插图:唐建平

奔跑在密林深处,阵阵寒风擦面而过,饥饿、寒冷、疲惫充斥着身体每一个细胞……

“有一瞬间,我好像真的感觉到了极限,脑子一片空白。”朱建磊坐在小马扎上,同我讲起自己第一次参加全旅尖兵比武的经历。“但那种来自骨子里的渴望,让我一直跑、一直跑……”

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这名老兵身上,他的眼睛明亮且锐利,每一次闪动都会折射出金色的光芒,让我不由得想起一名新兵对他的评价:“朱班长的身上有‘虎气’。”

仅从外表看,朱建磊身材精瘦、笑容腼腆,丝毫看不出是一个连续3届比武成绩名列前茅的战士。

“走进这个荣誉连队,身边优秀的战友数不过来。”事实上,入伍后很长一段时间,朱建磊在连队里都算不上拔尖。从初入军营时的默默无闻,到突破自我,在比武中取得优胜,他用了整整5年时间。

对于朱建磊来说,埋头苦练是常态。通过各种专业集训,不断提升射击、攀登等技术水平;在夜间、暴雨、严寒等条件下挑战自身和装备的极限,锤炼过硬本领……讲起这些,朱建磊的神情显得格外平静。他说:“军事素质不过硬,怎么算战士?”想了想又说,“想赢,总要比别人做得多一点。”

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朱建磊不怕吃苦,对他而言,成长道路上更大的考验来自“内心”。

当兵第3年,朱建磊曾被推荐代表连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选拔集训。经过4个月的准备,他却在最后一关惨遭淘汰。时隔多年,朱建磊仍然难忘那一次失利带来的挫败感,“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,却没有机会上场,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”

说到这里,他陷入沉默,夕阳给这名老兵的侧脸镀上一层朦胧的光影。我想,后来的厚积薄发,或许与这次失利有关。

两年过去,朱建磊终于等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——旅尖兵比武。这不仅仅是一场全旅瞩目的技能赛,也是一次挑战自我的生存赛。参赛官兵要全副武装,在三天两夜里独立完成3个阶段20余个大小课目比武,强度高、难度大、环境恶劣……这场竞赛,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参加的,朱建磊却迫不及待地报了名。

“准备了这么久,终于取得成功,你一定很激动吧?”听到这里,我忍不住问。

没想到,朱建磊轻轻地笑了:“不,付出那么多努力之后,我反而平静下来了。”

那天,战友们激动地围上来,朱建

磊笑着与大家拥抱。这是一场等待已久的胜利,更是时间给一名战士最好的褒奖。

“取得好成绩,既令我兴奋,又令我恐慌。”朱建磊说。

“恐慌”来自对荣誉的珍惜,更来自对年龄不断增加、身体机能下滑的压力,以及自始至终的能力恐慌感、本领危机感。

怀着这样的“恐慌”,朱建磊更加刻苦地学习、训练,第2次、第3次走上旅尖兵比武的赛场……

我看着眼前这张黝黑的脸,他的眼神里,流露出沉稳和坚毅。我想,真正的勇气,或许就是在坚持正确逻辑、信念的基础上,努力面对和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
2000多个日夜的坚持、日复一日的训练,淬炼出一颗真正勇敢坚强的心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,朱建磊的“虎气”不在外表,不在眼神,而在于永远保持进取精神和胜利信念的心。

采访结束已是夕阳西下,驻训场上战车轰鸣,我目送朱建磊的身影消失在硝烟中,脑海里不断回响我们最后的对话。

“你觉得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吗?”

“我离优秀还差得很远。”朱建磊这样说。



彭冰洁

记者心语:

让新闻有温度,让文字有力量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妫川记忆

■蓝枫

妫川大地,有一条叫妫水的河,妫水河畔,有一个叫延庆峡的湖,碧水荡漾,向西流去。又想起,老班长吹起了那心爱的口琴,琴声悠悠飘向东山,彩霞漫漫。

还记得妫水河畔的起床哨,声声入耳,哨声嘹亮,还记得延庆峡,白鸽在自由飞翔,更记得这里的蓝天,战鹰伴长空,金色旭日耀征途,妫川大地,是我最重要的记忆。



长征

第5998期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窗外漆黑阴冷,深夜,战备警铃骤然敲响。西部战区陆军某部官兵从睡梦中惊醒,一跃而起。一场紧急救援战即将打响。

0点05分,卫生队队长张江的手机铃声响起。此时,他和队员正在广场上安排应对余震的准备工作。

“命令你队30分钟内完成装备集结、物资准备。0点35分做好一切准备,前往积石山县大河镇灾区展开救援。”

张江面色凝重,下达紧急命令:“30分钟后前往灾区支援,大家迅速完成着装,检查装备,准备出动!”

从营区出发,驾驶室的车窗上结着一层白霜。有的战士不停地看表,盯着那慢慢移动的指针;有的战士在询问班长还有多久能到。他们的心牵挂着灾区的人民群众。

途中,大家看到一辆辆应急救援、医疗救护车驰骋在通往积石山县的高速公路上。警灯闪烁、警笛呼啸,一场守护生命的接力赛正在急速进行。

经过近2个小时的夜间急行军,救援队安全通过了落石地段、暗冰路,克服了积雪打滑、交通拥堵等不利因素,成功抵达大河镇灾区。

微弱的灯光下,夜幕犹如一张巨大的网,覆盖着这个原本安静祥和的小镇。队员们一下车,就迅速投入战斗,卸载物资、搭建野战救护所。

其间,余震不断,许多房屋在倾斜、垮塌,到处尘土飞扬,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而另一阵声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,那是由口令声、敲打地钉声汇成的节奏,声音之中充满力量。很快,一座座野战救护所整齐地排列在灾区,正式投入使用。

东方微微泛起了鱼肚白,救援队这才看清村庄的全貌。整个大河镇在地震的摧残下面目全非,道路被破坏,公共设施被摧毁,村庄毁坏过半……

在得到部队已兵分两路,另一个点位陈家村受灾严重却没有卫勤力量的消息时,张江的心紧紧揪了起来。他立刻请示领导,由自己带3名卫生员和3名战士组成搜救队,前往陈家村。

高原冬日,寒风侵袭着大地。张江安排战士们把防寒的装具都穿上,带着担架、氧气袋、药箱、AED(自动体外除颤器),以及红景天、护心丹等一些急救药品,便于被困人员使用和进行急救。

沿途的房屋许多已经倾倒,当地村民见到解放军,神情中的恐慌减少了一些。他们不断向救援队招手、呼喊。或许对于村民而言,解放军的到来就像寒风里的篝火,温暖着他们的心。

搜救小队对几个受外伤的村民进行一系列消毒后,分发了一些药品。村民进一步向张江介绍情况:“这里的重伤员多数已经被转移。”

远处不时传来废墟坍塌的声音,为了避免有伤员被遗漏,救援队决定进入

守护生命的接力

■王兴来 闫宝山

女身上,安排搜救队员们轻轻地帮妇女和婴儿抬上担架,准备跨越废墟将他们送上救护车。

出村的路并不通畅。避难人群、重重废墟与崎岖不平的道路阻挡着救援队的脚步。卫生员谭建华跑在车前,不断搬开碎石、组织人群避让,为救护车开道。他跑得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,衣服里冒着丝丝热气。在交警与群众的帮助下,大家终于为救护车打开了一条生命的通道。

到达村委会后,工作人员立刻腾出一个房间安置妇女和婴儿。向在场的医生说明情况后,队员们才回到村里继续执行任务。

奔波了一天,张江的双腿已不听使唤。暮色四合时分,他收到了村委会发来的照片,妇女和婴儿已经转危为安。

他看着照片中孩子红润的小脸,幸福地笑了,仿佛所有的疲惫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。

狂风带来了飞沙走石,救援队的任务已经从搜救转为搭建帐篷、安置群众。

风速下降后,旅领导重新部署兵力。二级上士廖加豪被分到了帐篷搭建组,担任三组组长,主要任务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5顶帐篷搭设,使之具备居住条件。

看着周围的废墟和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村民,廖加豪恨不得马上完成任务,让村民第一时间住进帐篷。

可是,天不遂人愿,物资运输车刚来到灾区,物资还没来得及卸,天色骤变,狂风席卷。沙尘模糊了视线,无疑为搭设帐篷增加了难度。

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,受灾群众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廖加豪作为组长,率先冲进了沙尘之中。

在空旷地域搭帐篷的流程,官兵已经练习过上百遍。然而,今天的风速极快,地钉打得再深,也有可能被风连根拔起。因此,敲地钉要比平时多几根,深度要求也更高;钉住之后还要分别用绳子捆住,再用铁锹盖土或者用大石头压住。

这群迷彩身影在风雪和风沙之中跃动着。从展开地布、框架、棚顶,到搬运重石,都在迅速有序地进行着。每当一顶帐篷成型,廖加豪都会检查每一个地钉的牢固程度、钢丝绳的松紧程度,甚至支撑杆的连接处都不放过。

大批救援物资陆续送到,本就因地震而崎岖不平的道路更加拥堵,官兵只能步行前往村口搬运取暖炉等物资。汗水浸透了迷彩服,但大家的心变得更加火热。

西边的天空,晚霞泛着淡淡金光,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东边的天空升起一轮明月,月光错落洒在廖加豪的脸上。45分钟,他所带领的小组已经完成了任务。

这时,室外气温下降到零下14摄氏度。火苗升腾,散发着光亮和温度,让帐篷里很快暖起来了。村民们在救援人员的指引下陆续搬进帐篷。一位老乡紧紧握着廖加豪冻紫的双手说:“谢谢你们,谢谢解放军!”

当月光照耀大河镇时,安置点的帐篷已连成一片。帐篷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,炊烟袅袅升起。队员们望了望眼前的场景,又投入到新的任务中。



展开战斗(油画)

吴绍鑫作

扎根树

■刘昌炜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“佳伟啊,咱们种的那些萝卜、青椒怎么样了?那些树苗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吗……”

周二晚上,休假在家的一级上士王钦宽,给班里战士莫佳伟打电话。每次休假,王钦宽最放心不下的,就是那些树苗。直到莫佳伟向他再三保证照顾好树苗和菜苗,他才露出轻松的笑容。

王钦宽回想起自己刚到连队时的情景,微风吹拂这片陡峭的山崖,阳光洒在绵延的雪山上。连队旁那乱石纵横的河滩,其中正有一片欣欣向荣的绿色在奋力生长。

契哈尔,意为“陡峭的山崖”。契哈尔边防连位于祖国西北边陲,地处三河交汇处,四周都是悬崖绝壁,乱石嶙峋。在这片寒冷贫瘠的土地上,大部分植物都无法存活,但连队官兵硬是在这片乱石滩上培育出了新绿。连队的大棚里,杨树、桦树、柳树还有各种果树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。

王钦宽依旧记得他来到契哈尔的第一天,眼前只有绵延的荒山和碎石纵横的河滩。指导员带着还是新兵的王钦宽一起种下了一棵柳树,说:“这些柳树叫‘戍边柳’。它们之所以能在这条件艰苦的风雪边关存活,是因为‘戍边柳’深深眷恋脚下的这片土地。烈风吹不倒它,寒冷冻不死它,贫瘠也无法让它屈服。”

30多年前,契哈尔边防连的官兵专程从山下带来4棵柳树苗栽种于此。在战友们的悉心栽培呵护下,4棵柳树苗竟然活了2棵。它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深深扎根,发芽抽枝,逐渐长大。后来,连队的树越种越多,树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。慢慢地,就有了这一片“扎根林”。

每当天气转暖,官兵都会来到“扎根林”栽种树苗。有时,寒潮过境,好不容易扎下根的树苗被冻伤;或是大风来袭,树苗被摧残得东倒西歪,都让他们心疼不已。虽然困难重重,但大家始终坚信,在这里种树,就是在荒凉的边关播撒希望。种植“扎根树”成了连队官兵共同的军旅记忆。

“佳伟啊,别忘了,6月份种下的韭菜需要早晚各浇一次水。”

王钦宽心里记挂的这片大棚,是他和战友们辛勤耕耘的成果。连队种了黄瓜、南瓜、菠菜、青椒、茄子等10余种蔬菜。在补给条件不好的时候,这些蔬菜就是连队官兵重要的维生素来源。每次归队,王钦宽都会从老家带回一些疏松肥沃的土壤。大家也被他动员起来,每次休假归队也带回一些可以改良盐碱地的土壤。久而久之,这些土壤汇聚成了边关的一方小菜园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在契哈尔驻守的14年里,王钦宽和战友们利用业余时间护林种树,共种植树木100多棵。

巡逻的哨声响起,一棵棵随风摇曳的“扎根树”目送着巡逻队伍远去。官兵说,他们要和“扎根林”一起,扎根祖国边防,守护好这片大好河山。